

西德大選分析

翁瑞廷

一

今年十月五日，西德舉行戰後第九屆衆議院 (Bundestag) 議員選舉。總計有十五個政黨，三千八百四十餘位候選人，一齊角逐衆議院四百九十六個議席^①。當天，四千二百八十多萬德國選民中，有百分之八十八點七的選民參加投票^②。選舉結果，現任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領導的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以下簡稱社民黨)，與其聯合政府的伙伴——副總理兼外長根舍 (Hans-Dietrich Genscher) 領導的自由民主黨 (Free Democratic Party, 以下簡稱自民黨)，擊敗了基督教民主黨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 以下簡稱基民黨) 和其巴伐利亞的姊妹黨基督教社會黨 (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 以下簡稱基社黨) 的共同候選人史特勞斯 (Franz Josef Strauss)。茲表列選舉的結果如下

黨別	一九八〇		一九七六	
	所佔選票百分比	衆議院席次	所佔選票百分比	衆院席次
社民黨	四二·九	二二八	四二·八	二二四
基民黨——基社黨	四四·五	二二六	四八·六	二四三
自民黨	一〇·六	五三	七·九	三九
綠黨	一·五	一	一	一
其他	〇·四	一	〇·九	一

註① Patricia Clough, Strauss Party suffers heavy losses, *The Times* Oct. 6, 1980.
 註② 胡立台，西德大選及今後外交動向，〔中國時報〕，民六十九年、十月八日。

③ 由上表顯示自民黨在此次大選中獲利最多，增加了十四席次，其次是社民黨增加了四個席次，基民黨和基社黨損失了十七個席次。未來的四年，社民黨和自由黨的聯合政府將以四十五席的多數，繼續執政。

在其他的小黨中，較值得注意的是綠黨 (Greens)。它是新成立的政黨，今年得票一點五%，因不足五%，而未得分配議席。它主張保護生態環境和使用替代性能源。現有黨員一萬七千人。去(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不來梅邦議會中獲得一席，今年三月在巴登——符騰堡 (Baden-Württemberg) 邦議會選舉中得到六席^④。因此，曾引起政治觀察家的注意，但五月間在北萊茵——西發里亞的選舉中，其得票率不足百分之三。

另外，由於西柏林地位特殊，在選舉當日由西柏林市議會提名二十二位代表，其中十一位屬基民黨，十位屬社民黨，一位屬自民黨，參加聯邦眾議院，但無投票權^⑤。

選舉結束後，社民黨與自民黨立即展開磋商。由於自民黨在選舉中議席增加，觀察家認為將增加其對政策的影響力，並提高其在聯合內閣的重要性。因此，未來聯合內閣的協調將較困難，但兩黨都表示將維持目前的外交、安全、社會、經濟與貨幣政策的實施。自民黨主席根舍表示該黨將繼續主持聯合內閣中的四個主要部會——即外交、經濟、內政和農業，並希望加強自由主義政策，包括保護企業，免於政府的過度的干預，保障個人自由，免受警察的侵犯^⑥。

在未來四年中，由於具有較多的眾議院議席，施密特將更可以展示其政治才華。觀察家認為他將發揮西德的經濟力量，而使西德在世界舞台上所處的地位，及其在東西方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更進一步的確認與重視^⑦。

二

在此次選舉中獲得二二六個議員席次的基民黨與其在巴伐利亞的姊妹黨基社黨，一般學者都視其為一體，通稱為基民／基社黨 (CDU/CSU)，是西德的第一大政黨。一九六〇年基督教民主黨法第四十條明定：「德國基民黨應與巴伐利亞的基社黨形成聯合的組織」^⑧，但兩黨早在一九四九年起即在眾議院組成一共同政黨 (Fraktion)，不過基社黨是一具有自己組織的政黨。

註③ Patricia Clough, New Liberal policy promised in Bundestag, *The Times*, Oct. 6, 1980.

註④ Charles Dick, Germans await two election results, *Hongkong Standard*, Apr. 26, 1980.

註⑤ Patricia Clough, *op. cit.*

註⑥ Patricia Clough, Bonn coalition promises constitution of policy, *The Times*, Oct. 8, 1980.

註⑦ Schmidt's Mandate Renew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7, 1980.

註⑧ 羅志淵，〔西德政府及政治〕，(臺北，三民書局，民六十二年)頁二二三。

而非基民黨的地域性組織，且僅在巴伐利亞邦登記為政黨^①。

基民黨現任主席是科勒（Helmut Kohl），他是一九七六年基民／基社黨的總理候選人，也是上屆衆議院（一九七六一—一九八〇）的反對黨領袖。基社黨的現任主席是史特勞斯，也是此次大選中，基民／基社黨的共同候選人。他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即在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內閣中歷任特別工作（Special Tasks）、原子能問題（Atomic Questions）、及國防部長等要職。在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時代曾擔任財政部長。目前他是巴伐利亞邦的總理。他能言善辯，在家鄉巴伐利亞受人愛戴，可是在其他地方並不受歡迎，甚至許多基民黨的黨員也不支持他，越到北部地區，情況越是如此。他外表上那種橫衝直撞的蠻牛形象，往往使人忽略了才智與對知識的熱愛。且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擔任若干部長職位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至今仍然令其政敵難以釋懷。

由於施密特政府的行政效率，使得西德在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有極大的進展，目前西德的通貨膨脹約百分之五點五，失業率是百分之三點七，與主要工業國家相比是較不嚴重的。在經濟方面，沒有太多的問題可以讓在野黨的史特勞斯提出批評。因此，選舉的主要爭論，是集中在外交政策、和解以及對美關係等問題上。史特勞斯和施密特都表示，能為德國爭取到和平。史特勞斯被戲稱「想要和平，但不知如何得到。」^②其實在外交方面，儘管有阿富汗的戰亂和波蘭的不安，大部分的西德人都了解：沒有其他的政策可以取代目前和東歐各國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基民／基社黨人批評社民黨的「社會主義和解政策」，但他們也不否認西德和東歐國家的關係。

基民／基社黨甚至誇張社民黨要脫離北大西洋聯盟，並指出社民黨中有一親「莫斯科的派系」，寧願西德中立，而不願留在北約，更批評社會主義者反對武裝力量，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份子的取締並不積極，而且縱容教育機構成為散佈馬克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溫床^③。

由於沒有重大的論題爭執，因此在選舉的過程中，兩位總理候選人相互毀謗，而演成人身攻擊的競爭（Contest of personalities）^④。史特勞斯宣稱施密特只適合於精神病院，強調施密特是像蝸牛般善變的人，施密特則說史特勞斯是「大嘴巴」，狂傲自大而不受節制。

在選舉中，史特勞斯指稱社民黨在選舉後將取消教會稅，及禁止天主教對他的公開支持，引起了施密特的抗議。史特勞斯是

註① Geoffrey Priddy, *The CDU/CSU Opposition in West Germany, 1969-1972, Parliamentary Affairs XXVI* (Spring, 1973.) pp. 201-47

註② Patricia Clough, *Gloves come off as campaign gets personal, The Times*, Sept. 25, 1980.

註③ Patricia Clough, *Verbal violence of politicians fills the public with distaste, The Times*, Oct. 2, 1980.

註④ Brandley Graham, *Strauss vs. Schmidt: Battles Turns Nasty, Washington Post*, Aug. 1980.

天主教徒，施密特和根舍則屬於基督教路德教會，後二者都抗議天主教的黨派性，及其對反對黨候選人的支持。西德的主教會雖曾表示教會在選舉中有權表示宗教信仰，但低層的神職人員對教會的涉入政治多表懷疑^⑬。早年西德天主教在基民黨／基社黨佔有重要的地位，且曾明白表示支持基民／基社黨的候選人；但是後來由於梵蒂岡改變了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政策，西德天主教會亦於一九七三年禁止神職人員公開對政黨認同，或支持某一政黨競選。路德教會也早在一九七〇年即已限制其教會人員對政治事務的干預。在此次選舉中，天主教的介入選舉，似乎又回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的西德政治局勢^⑭。

基民／基社黨自一九四九——一九六九年間，曾執掌西德政權達二十年。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選中，基民／基社黨得到百分之五十點二的選票，共獲二七〇席的絕對多數，單獨組閣，是為鼎盛時代；但其餘各屆選舉，基民／基社所獲議席均未超過半數，祇得和自民黨等組成聯合內閣。一九六六年，自民黨因與基民／基社黨在財政政策上發生分歧，退出聯合政府，結束了與基民／基社黨的合作局面。當時基民／基社黨政府面臨這種政治危機，只好另邀十七年來的西德主要反對黨——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

一九六九年是西德憲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是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第六屆眾議院選舉中，雖然基民／基社黨仍為第一大黨，但所獲議席未過半數，而自民黨又轉而與社民黨組織聯合內閣，致招基民／基社黨淪為在野黨，迄今已達十一年。在此期間，基民／基社黨一直未能在政治上提出新的主張，亦未培養出優越的領導人，以致一直無法再取得政權^⑮。

退居在野地位的基民／基社黨內部自然充滿了憤怒和緊張，但大家都避免任何指責，以防分裂。最近這次選舉的失敗，使史特勞斯喪失了可能成為西德總理的最後機會。他聲稱將放棄在眾議院的議席，繼續留任為巴伐利亞邦的總理，並在上院(Bundesrat)扮演重要角色。

史特勞斯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在長期政治生涯中，暴露了某些弱點，尤其是一九六二年的西格勒(Siegel)事件，一再遭到社民黨的攻訐。史特勞斯的反對者描述他為近乎法西斯主義者，且支持警察回家。但事實上，史特勞斯是一位民主愛好者，他希望如英國的柴契爾夫人般，在西德實行改革。不過一般認為他的右翼保守主義在西德已趕不上時代。在當前國際危機之下，西德選民不願多所變遷，而史特勞斯又處處強調要重大的改革政策，當然引起選民的不安^⑯。

史特勞斯的基社黨在巴伐利亞的力量，是其長處，也是其缺點。他在領袖的抉擇上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他自己却不為基

註⑬ West Germany: Bishop's Move, *Economist*, Sept. 20, 1980.

註⑭ Elizabeth Pond, Roman Catholic Church causes election furor in W. German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8, 1980.

註⑮ Geoffrey Pridhaw, *op. cit.* pp. 201-217.

註⑯ Roger Boyes, West Germany's 'king-maker' loses the vital battle, *Financial Times*, Oct. 7, 1980.

民黨人所擁戴。因此，直到去年，他才有機會成爲基民黨／基社黨的總理共同候選人。

基民黨的主席柯勒，在北德擁有許多支持者。他在此次競選時，既未提到史特勞斯的名字，也未展示出勝利的形像，因爲他所想到的是未來的希望，也就是一九八四年的大選。但他在下屆大選中面臨黨內的競爭對手，可能是現任下薩克森邦總理的阿爾伯列奇 (Ernest Albrecht) 和斯勒威格——好斯頓的邦總理史拓田伯 (Gerhard Stoltenberg) ②。

三

在選舉前的民意調查，即已顯示社民黨與自民黨的聯合內閣將繼續執政。施密特總理亦確信他會當選連任，因此他對於未來的政策很少談及，只等得到公衆的授權，而繼續執行其現行的政策。

選舉的結果，顯示施密特在未來的四年，可以充分決定內政與外交事務。在大選前，施密特擔憂社民黨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③。因爲這樣一來，社民黨便無需和自民黨聯合，即可單獨組成政府，使社民黨內的左派將執掌大權，進而導致西德現行內政、外交政策的改變和對外關係的更張。所以這次自民黨贏得較多議席，不但使民社黨仍須與其合組內閣，且可提高其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這正合施密特個人的要求，也可以說是西德政治上的一大諷刺。

社民黨是西德第二大黨，歷史最爲悠久。它雖然爲大多數左派選民所支持，但仍被視爲兩個重要的溫和政黨之一。社民黨的主要目標是生產和分配工具的社會化及漸進的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則主張不計較內部體制，而與所有的國家維持關係④。

社民黨現任主席是布蘭德 (Willy Brandt)。他在一九六九——一九七四年間擔任西德總理。嗣因其政治伙伴涉及東德間諜案以及經濟和財政政策上的錯誤而引咎辭職。社民黨的議席在一九七二年曾一度超過基民／基社黨而成爲第一大黨，以後勢力開始下降。施密特在一九七四年繼任爲總理後，即着手從事恢復黨內的生機，並緩和與自民黨的關係。

施密特在社民黨中算是溫和派，但社民黨中大部分是左傾的，把與蘇聯「和解」，視爲比與西方結盟更重要。他們希望德國保持中立，不計任何代價以達成東西德的統一，並主張與所有共黨國家建立較爲親善的關係。

在施密特的領導下，西德有世界最大的貨幣準備金，黃金儲存量佔世界第二位。就人口比例言，西德的對外貿易是世界第一，而西德馬克更是目前各工業國家中最強勢的貨幣。一九七八年的個人平均所得爲九、二七八美元，通貨膨脹率僅五點五%，失業率爲三點七%。因此施密特認爲西德國民生活在最舒適與自由的環境中，他也堅持西德是除了美國外，世界上最具經濟力的國

註② Patricia Clough, Christian Democrat evocation of grim past ridiculed by young, *The Times*, Sept. 19, 1980.

註③ Theo Sommer, All Sights Point to Schmidt, *Newsweek*, Oct. 6, 1980.

註④ Elmer Plischke,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4) pp. 142-144.

家。沒有西德的領導，北約的核子計劃將不可能實施，歐洲的貨幣體系也無法建立^②。

去年四強（英、美、法和西德）在瓜地洛普（Guadeloupe）的高峯會談，確定了西德在國際上的地位^③。今年夏天，施密特不願美國爲了俄軍入侵阿富汗而制裁蘇俄，仍毅然決定訪問莫斯科，與蘇俄頭子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會談。事後施密特表示凡西德視爲正確的事，也是美國所要完成的事。但史特勞斯則指責施密特「自我中立化」，想脫離美國和西方盟邦。

東進政策（Ostpolitik）是布蘭德時代開始實施的政策，其結果使西柏林和邊界地區的居民受到真正利益。十餘年前西柏林被孤立，住在東部邊界的居民不能到東德訪問親友。今天，問題的重心已轉移爲如何使更多的東德人自由到西德訪問^④。沿着這條長達六十公里的帶狀邊界地區，目前大約有七、二〇〇、〇〇〇人居住。自東進政策推動以後，在一九七二年東西德曾簽訂協定，容許兩邊人民相互訪問。去年大約有四一五、九〇〇次的這類訪問。由於東進政策是社民黨所推展，所以這些邊界選民的選票大多投給社民黨^⑤。

施密特目前仍繼續推行布蘭德的東進政策，然而其程度則不如布蘭德。在波蘭工潮時期，施密特曾說服數家銀行貸款七億美元給波蘭政府。另外，西德與東歐的關係並不盡如人意。在波蘭發生工潮時，施密特取消了與東德領袖洪內克（Erich Honecker）的會談。在此問題上，史特勞斯批評社民黨的東進政策已經失敗。他也認爲西德不應該提供貸款來支持一個採取高壓手段的波蘭政權。西德應該注意防衛的問題，而非和解問題。

施密特一方面強調和解，使東西方的「對話」得以維持；但他也強調要維持與西方的聯盟關係。每當施密特被指控太傾向共黨國家時，他就列舉他在國防方面的政績作爲反駁。西德至今是北約國家中對北約捐助最多的國家，它也一直按北約的規定，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的軍事預算。

近年來西德與美國的不睦，主要的原因是施密特與卡特的不斷爭執。施密特不欣賞卡特——他認爲卡特根本不該當選。在一九七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他甚至公開的表示支持福特。施密特反對卡特的人權運動，認爲這樣會不必要的疏遠了蘇俄。卡特則反對施密特將核子技術售予巴西，因爲他深怕這將導致核子武器的擴散。當討論在西歐部署中子彈計劃時，他們兩人又都相互指責。施密特覺得卡特對蘇俄入侵阿富汗的反應太過份，而對卡特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努力更是特別懊惱，不過他最後還是爲

註② John Vinocur, A world role for Schmid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25, 1980.

註③ John Vinocur, *op. cit.*

註④ Sigfried Buchschluter, Strauss no chance against Schmidt, *Asahi Evening News*, Sept. 11, 1980.

註⑤ Roger Berthoud, Voters in border areas dismayed about unfulfilled promises, *The Times*, Sept. 26, 1980.

了盟邦的和諧而贊同抵制活動。

在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相互制衡下，西德已漸漸有力量影響其他國家。西德的影響力愈大，則美國便會相對的減少，而自蘇俄入侵阿富汗，引起世界各國的不安後，西德似乎更有機會在世界事務上發揮領導的作用。施密特並不希望美、蘇凍結談判，因他認為如此將危害世界和平^{②4}。

在十年前，西德領袖很難成爲世界性的領袖，但今日情況已有改變。不過西德仍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並且接受美國的政策原則。施密特的莫斯科之行，亦有助於法國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與布里茲涅夫在隨後舉行的會談^{②5}。

在歐洲事務上，施密特顯然和季斯卡採取一致行動，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兩人的友誼，一部分是由於法國在經濟上，是西德在歐洲最有力的夥伴。國際上的領導地位增加了西德的經濟負擔，但是西德總表示其經濟力僅有美國的三分之一，而且面對來自東方的威脅，又無法擁有核子武力，希望藉此避免造成德國的太大負擔。

四

自民黨在傳統上被視爲西德三十一年來政治溫和發展的要素。它的現任主席根舍，一九二七年出生在薩德（Saale）的雷德堡（Reideburg），其地現在是東德的領土。二十五歲時，由於參加東德自由黨（Liberal Party）的活動，他曾招惹麻煩，而離開故鄉。他在一九七四年開始擔任自民黨的主席，在兩個大黨的權力平衡中，具舉足輕重的地位。施密特及社民黨無自民黨則不能統治西德。設若根舍的政治本能告訴他應向右轉，則他能立即使基民／基社黨掌權^{②6}。

在此次大選中，由於施密特和史特勞斯個人情緒化的爭吵，使自民黨很容易遭受遺忘。根舍不斷製造第三個角色的形象，使民衆了解有三個政黨，而非兩個政黨在從事競選。根舍實際的策略是要求選民採取分割投票，即把第一票投給基民黨或社民黨的候選人，而把第二票投給自民黨的候選人。按西德的選舉制度，賦予選民兩票的投票權，第一票是投給選舉區候選人，採單一選舉區，多數當選制。第二票則是投給政黨所提出的名單，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根舍希望得到基民黨中反對史特勞斯的自由派人士的選票；他又強調繼續與社民黨聯合，希望藉此吸引社民黨中溫和派選民的選票。因爲他深知這些溫和的社民黨人恐懼社民黨得到絕對多數的議席後，黨中的左派將增加政治力量而影響現行政策^{②7}。基於上列因素，再加上自民黨有清楚的選戰目標，故

註^{②4} Jonathan Carr, Herr Schmidt Wins more elbow room, *Financial Times*, Oct. 7, 1980.

註^{②5} Jonathan Carr *op. cit.*

註^{②6} Patricia Clough, Hans-Dietrich Genscher, *Asahi Evening News*, June 28, 1980.

註^{②7} Patricia Clough, Free Democrats call on the electorates to split their votes, *The Times*, Sept. 26, 1980.

該黨能在此次大選中獲得極大的勝利。

本來在選舉之前，有人恐懼自民黨在大選中將失去席位，其原因是今年五月十一日在北萊茵——西發里亞（North Rhine-Westphalia）的選舉中，自民黨得票少於5%，依法不得分配議席，而離開了該邦的聯合政府。北萊茵——西發里亞是德國人口最多的一邦，有選民一千二百萬^②。其地是信仰基督教的萊茵河區域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魯爾工業區的結合，是最能反應出西德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區域。因此，一般認為五月十一日的邦選舉是十月五日全國大選的預演^③。

根舍是缺乏明星條件的政治家，也缺少政治家所應具有的個人魔力。但他最大的資本是不停的工作，從早到晚，甚至在週末也不休息，使他能詭譎複雜的世界局勢中領導西德的外交，並且協助施密特總理決定政策。他的主張是以權力平衡作為和解的基礎，並加強西德與北大西洋聯盟的關係。根舍在公開場合的言論，雖然經常強調和解及加強與東歐國家的關係；但實質上，他是傾向於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

自民黨的支持者是來自中產階級，其中大部份是教師和專業人員。他們是自由主義的信徒，與英國自由黨的主張有雷同之處。這次選舉的勝利，將可使施密特總理維持其溫和的政治策略，也將使自民黨的主張發揮更多的影響作用。

自民黨在歷屆大選中所獲議員席次，除一九六一年外，以這次為最多，可見今年選舉的成功。茲表列一九四九——一九八〇年自民黨得票率和議席如下：

年 份	得票率%	議 席
一九四九	十一·九	五二
一九五三	九·五	四八
一九五七	七·七十二·八	四一
一九六一	九·五	六七
一九六五	五·八	四九
一九六九	八·四	三〇
一九七二	七·九一〇·六	四一
一九七六		三九
一九八〇		五三

選舉的成功，可以證明根舍的選戰策略是正確的。他在競選活動中，維持與民社黨的聯合，但不參與施密特和史特勞斯的相互毀謗，因而使他得到豐碩的戰果。觀察家認為選舉後，根舍將成為更重要的權力掮客^④。自民黨是西德政治中重要的組閣伙伴，任何一黨要想執政，都非藉其力量不可。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它是基民／基社黨的聯合內閣伙伴，自一九六九年以後，却又成

註② Charles Dick, Germans await two election results, *Hongkong Standard*, Apr. 26, 1980.

註③ William Forest, To Topple Schmidt fade, *Hongkong Standard*, May 21, 1980.

註④ Hella Pick, Germany's moderates re-elect Schmidt, *Guardian*, Oct. 6, 1980.

了社民黨的組閣伙伴。究其原因，乃是其自由主義的哲學較易改變；在經濟政策上，相當保守，主張自由市場經濟；而其社會政策，則與社民黨頗相一致。在外交政策上，自民黨一直與西德的政治主流相結合，在一九五〇年代贊成艾德諾與西方聯盟的主張，在一九七〇年代則反對保守，支持社民黨的和解政策^⑤。

追溯自民黨的態度更迭，我們可以發現一九五七年是該黨的轉捩點。從此時開始，自民黨中的左翼逐漸在黨中具有影響力。一九六一—六六年間自民黨與基民／基社黨的聯合，是以實利為本位。在一九六一年選舉時，自民黨已攻擊艾德諾，而同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自民黨大會，則不但清楚的表现對基民黨人的懷疑，並攻擊艾德諾的外交政策。自民黨於一九六六年十月脫離聯合政府，其表面理由是反對歐哈德（Ludwig Erhard）政府的加稅措施，實際上是不滿歐哈德的傳統外交政策，及其無能力解決經濟問題。在大聯合政府時代，自民黨成為衆議院惟一的反對黨。一九六八年一月自民黨左翼的席爾（Walter Scheel）被選為主席，再加上道倫德夫（Ralf Dahrendorf）教授的入黨更加强了黨中的激進力量。一九六九年大選後，自民黨遂轉向左翼而與社民黨相結合。事實上，這種改變在一九五七年起即有明顯的痕跡可尋^⑥。

五

西德在戰後發展了溫和而穩定的政治。此次施密特總理的當選連任，顯示西德民衆仍在追求穩定而趨向現狀保持的政治。施密特的新政府將持續既有的外交政策——東進政策與和解。但面對蘇俄集團的軍事壓力，他的態度並不軟弱，極力支持北約組織在西歐部署飛彈。另外，由於其政治盟友根舍在大選中席次增加，美德關係可能改善，因為根舍一向贊成對此一大西洋盟國作更堅定的承諾。

過去施密特執政時期，西德和法國維持良好的關係。兩國目前在外交上的原則和立場相差不大，雙方關係也日益增進。它們都同意西歐的利益並不與美國的利益完全一致。兩國的相互磋商和合作，無疑是歐洲的穩定力量，也可說是西歐安全的中流砥柱。施密特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將增加西德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也將提高西德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地位。

在內政方面，由於西德的經濟成就，使得施密特在社會安全、工業安全以及提高生產力各方面，都是成就斐然。然而，政府支出浩繁，大量負債，外人遷入西德，為數過多，現均遭受批評。未來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將是施密特繼續執政後最主要的難題之一。在這次大選中被擊敗的反對黨總理候選人史特勞斯曾說：施密特在當選後，將面臨其政治生涯中最艱苦的時期^⑦。從當前的國際情勢和西德的內部問題看來，這句話似非危言聳聽。

註⑤ Elizabeth Pond, *West German vote puts Schmidt just where he wants to be—in firm contro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7, 1980.

註⑥ R. E. M. Erving, *The German Liberals: changing image of The Free Democratic Party*, *Parliamentary Affairs* XXVI (Spring 1973) pp. 218-39.

註⑦ Schmidt's Mandate Renew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7, 1980.